



新疆

平叛

王玉胡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纪事

王玉胡 著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新疆 平叛 纪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疆平叛纪事 / 王玉胡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034-2010-8

I. 新…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6760 号

责任编辑: 吕潇潇

封面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6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875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王玉胡 1924年生于河北省安国县。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做青年工作。1943年初到延安，先后在西北党校和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开始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作品。1944年12月到部队工作，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各大战役，发表多篇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新疆工作，曾任王震将军秘书、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副主席、《天山》和《新疆文学》杂志主编、新疆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等职。曾是三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五届中国文联委员。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多幕歌剧《九股山》，散文特写集《从延河到天山》、《王玉胡小说散文选》，报告文学集《难忘的岁月》，电影剧本集《塞外风云》、《绿洲集》等。曾获全国1949—1955优秀电影奖、新疆民族团结题材优秀作品奖、新疆首届天山文艺贡献奖。



第一章

1 / 神秘的使节

第二章

46 / 草原枪声

第三章

83 / 进军匪巢

第四章

121 / 第一个回合

第五章

156 / 另一条战线

目 录

第六章

197 / 北塔山中

第七章

240 / 东线战斗

第八章

282 / 大漠深处

第九章

327 / 激战野马泉

尾 声

366 / 历史的宣判

373 / 后 记





第一章 神秘的使节

—

每当黄昏降临，因四面环山，空气滞塞，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上空总是弥漫着浓重的烟雾。这时，东面的博格达雪峰已被烟雾遮隐，俗称南山的天山主脉也看不清了，只有近郊的红山和妖魔山还能依稀看到一点模糊的山影。转眼之间，这模糊的山影也消失了，整个市区就在这弥漫的烟雾中迎来了一个深秋的夜晚。

市区南端一条名为左公巷的小巷里，暗淡的街灯照射出一座白杨遮隐的庭院。院内的房屋大半都很简陋，就连唯一的一栋小洋房也没有什么特别招人注意之处，可是在这座庭院的临街大门上，却挂了一面标有“美利坚合众国驻迪化领事馆”的铜牌，因此人们还是不能不刮目相看，因为这毕竟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外事机构。特别是近几天来，由于新疆政局的急剧变化，这儿忽然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们聚散之地，一些准备逃往国

外的人们也成群结伙地接踵而来，偏僻的小巷一时车水马龙，人群往返，俨然变成了熙熙攘攘的闹市，越发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奇怪的是，自今天大清早开始，这儿却忽然冷落下来。临街大门一直紧闭着，大门上的铜牌和院内旗杆上的星条旗也不见了，除了偶尔有一两个英国领事馆的人员出入院内，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院内一直静悄悄的。入夜以后，整个庭院更加寂静无声，而且由于秋风瑟瑟，落叶飘零，寂静中还透露着一种肃杀凄凉的气氛。

大约夜半光景，临街大门默默地敞开了，一辆中型吉普车驶了出来。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坐着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副领事道格拉斯·斯·马克南，后面车厢里堆满了电讯器材和一些卡宾枪一类武器，此外还有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挤在这些器材和武器之间，因车内灯光暗淡，很难看清他们的面目。

马克南大约三十几岁，中等身材，身穿 O·D 军便服，有些粗犷的脸上蓄满咖啡色络腮胡子，嘴里还叼着一只大烟斗，整个儿看来与一个外交使节的仪表相距甚远。不过据说在美国新起的一些外交官中，这种不讲仪表不拘小节的习气也是一种时尚。他们大半行伍出身，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走国外，在铤而走险的战斗生涯中养成了这种习气，他们对此毫无忌讳，而且津津乐道这就是美国的所谓务实精神。

吉普车很快驶出小巷，进入狭长的南梁大街。大街上早就冷落无人了，沿街的小铺子都把门关得严严的。马克南望着这冷落空寂的街道，不停地吸着烟斗，以此排遣着内心的忧闷。忽然，一阵单调的铃声和马蹄声打破了街道的沉寂，一辆皮包马车迎面驶来。马车很快驶到跟前，但不等马克南看清车上的乘客，便在眼前一闪，又带着单调的铃声和马蹄声远去了。马克南就像受到

了冷遇和嘲弄，不禁有些烦躁地命令司机加快速度。司机立刻加大油门，吉普车就像突然受到了鞭打，呜嘟一声向前疾驶而去。

由于车速过快过猛，当吉普车在一座高大的清真寺门前转弯时，马克南险些被甩出车外。在他急速晃动的视线里，那高大的清真寺塔楼就仿佛旋转着倒了下来，可是当吉普车转正了方向，那塔楼又仿佛旋转着竖起来了。马克南不由狠狠地骂了一声司机，随即仰视一下塔楼，恰巧就在这时，塔楼上传出了呼唤夜祷的喊声。这低沉悠长的喊声霎时在静静的夜空震荡开来，吉普车就在这喊声中穿过不大的省城城垣，然后消失在市郊的旷野中了。

吉普车一直沿着天山北麓的一条公路向东行驶。因公路失修，路面不平，车身不停地颠簸摇晃，好像时刻都有翻车倾覆的危险。马克南望着黑茫茫的旷野，忍受着颠簸摇晃之苦，不禁联想到他近年来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的困境。

的确，他作为战后新起的一名外交官，近几年来可说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他从欧洲战场来到迪化时，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电讯人员。但没有多久，他却以空军少校的军衔荣任美国空军第10航空大队驻迪化第233气象台负责人。日本投降以后，气象台撤销，他借此到过一次上海，名为护送他新婚不久的白俄妻子回美国，实则是奉命与来自美国的一位重要官员会晤，不久便以陆军中校和副领事的身份回到迪化，而且很快成为新疆政界中的一个神秘人物。

所谓神秘，是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时常越出一般外交使节的身份和权限。他身为副领事，却可以不受领事的节制；他身为外交使节，但很少通过外交途径办事，而是随意奔走在天山南北和国

民党军政要员之间；他的私生活放荡不羁，很多时间都消磨在酗酒、打猎、与女人鬼混等行为中，但他却一再受到美国有关当局的嘉奖；特别是1947年以后，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和新疆和谈局面的破裂，他更是大显神通，在反苏、反共、反“三区”（指伊犁、塔城、阿山）的名义下，建立了庞大的情报机构，控制了一些颇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使他很快成为美国有关当局的宠儿，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超出现有身份的使命和特权。于是，他的活动越加肆无忌惮，俨然以新疆政界的太上皇自居，除了明目张胆地干预新疆的内政，还利用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和日益丧失人心的局面，伙同领事包懋勋（即派克斯顿）策划了一个促使新疆脱离中国的阴谋。

这个阴谋活动开始于1948年底，到了1949年四五月间，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克南京和西安之后，便越发加快了活动的步伐。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操纵的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他们甚至连这个所谓共和国的政纲、国旗以及主席、副主席、国防军总司令的人选都准备好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力争使这个独立局面出现在中共进占新疆之前，并能得到西方几个大国的承认，这样就把新疆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如果中共再向新疆进军，即可诉诸国际舆论，指控中共侵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世界即可进行国际干涉。

正当他们精心策划着这个肢解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的阴谋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部队继扶郿战役之后，一举攻克兰州，随即又兼程西进，攻克酒泉，直叩新疆大门。在这种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争取的感召之下，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权衡利弊，毅然通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声明脱离国民党广州政

府，宣布新疆和平起义了。这样，马克南和包懋勋策划的阴谋便彻底破产了。

就在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的第二天，新疆外事机构负责人分别照会美国、英国、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声明新疆已和平起义，各领事馆暂时关闭，停止一切外交活动，何去何从一律等待新的中央政府的决定。包懋勋自知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便决定立即启程回国，而具有冒险精神的马克南，却主动留了下来，想继续观察一下时局的动向，再作决策。不想就在派克斯顿走后的第二天，马克南突然接到由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转来的美国有关当局的一封密电，命令马克南立刻离开迪化，设法与流亡于奇台一带的原国民党阿山专员兼保安司令乌斯满取得联系，然后再联络原国民党哈密专员兼保安司令尧乐博斯和其他一些忠于美国的朋友，力争在新疆东部和北部的深山草原另辟途径，即使不能阻止中共军队进驻新疆，也要做好其他应变准备，等待新的指示。这一密电并没有给马克南带来欣慰和希望，因为他知道这种所谓另辟途径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不过他还是遵照密电的指示，踏上了连他自己也不知所终的旅途。

又一阵强烈的颠簸和摇晃，打断了马克南的沉思。他看了看路旁的山野，这才发现吉普车已驶入天山外沿丘陵地带，公路早已消失，吉普车只能沿着崎岖狭窄的牧道前进。吉普车又行进了一段路程，一堆乍明乍暗的篝火忽然呈现在眼前。马克南一看就知道这是事先约好的联络信号，便命令司机向篝火驶去。

距篝火越来越近了，闪闪的火光照射出几名全副武装的俄罗斯人，他们一个个体态剽悍，须发浓重，再加上都穿了黑色的老羊皮大衣，就像几只熊蹲在篝火周围。他们是奉命专程来迎接马克南的，不但给马克南和他的随行人员带来了乘马，还带来了御

寒的冬装，因为再往前行已是天山深处，吉普车已无法行驶，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必须改换乘马和冬装。吉普车很快驶到篝火跟前，这些俄罗斯人急忙站起来向马克南施礼问安，然后便在马克南和随行人员的指点下，搬卸着车上的器材和武器。当这些东西搬卸完毕，而且都重新捆扎驮上马背之后，马克南便挥手让众人闪开，随即从衣兜里掏出一颗微型炸弹，猛然向吉普车投去。只听轰隆一声，吉普车立刻被炸碎了，车身的残骸燃起浓烈的火焰。火焰照亮了附近的山林，惊动了山林中的鸟兽，马克南等人借了火光纷纷上马，向天山深处奔驰而去。

二

天山深处的一片高山草坪上，坐落着一个小小山村。说是山村，其实并无人家，这是远居山外的一家回族地主兼营牧业的场所，只有几间低矮的土屋和畜棚，盛夏一过，随着畜群的转移，这儿便空无一人了。现在，这空无一人的小小山村，却突然降临人间烟火，变成了一支骑兵的营地。

这支骑兵的人数并不多，全体官兵只有一百多人，而且大半都上了年纪，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胡子兵。不过这支胡子兵的来历却不同一般，绝大多数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相继逃到新疆的俄罗斯人，其中不少都是帝俄时代训练有素的军官，也有少数商人和政客，新疆人习惯地称他们白俄。他们到新疆以后，曾先后被新疆最高统治者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所利用，在几次较大的政变和动乱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正是由于他们这种特殊的身世和经历，马克南一到新疆便首先看中了这支武装，特别是到了

1948年初，当马克南伙同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在乎远县（今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组建一个旨在训练大批特务武装的“三台督训组”时，便千方百计地把这支武装编入了这个督训组的序列，并沿用了过去的名称，命名为归化独立中队。

冠以归化二字，是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新疆境内号称14个民族中，还有一个归化族的缘故。这个归化族，除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逃来新疆的白俄，也包括十月革命前就侨居新疆而又不愿返回祖国的俄罗斯人。所谓归化，顾名思义，当然是归化于中国的意思，不过这些人中的不少人，并不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中国公民，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设法争得某些合法地位和权利罢了。特别是像归化队中那些帝俄时代的军官们直到现在仍以沙皇的臣民自居，时刻梦想着复辟。马克南对此十分清楚，当这个中队编入督训组序列以后，他便处处迎合着这些军官们的心理，不但通过督训组给了这个中队许多优惠照顾，而且还与这个中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他的授意和支持下，中队长沙伊洛夫被破格授予上校军衔，美国支援的新式武器也优先发给这个中队，此外还给这个中队配备了电台和其他通讯设备，整个督训组所属的三个大队和三个独立中队中，归化独立中队简直成了得天独厚的佼佼者。

对此，督训组内部也曾议论纷纷，甚至公开指责马克南偏袒这个中队。但马克南毫不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尤其是马克南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就更加器重这个中队，想尽一切办法加强这个中队的实力。在他看来，这个中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的能量却不可忽视，在新的政治角逐中，也许是一张举足轻重的王牌。他越来越多地瞒着督训组与这个中队秘密往来，中队的几个主要军官也成了美国领事馆的常客。他对沙伊洛夫队长更是另眼

看待，奉为上宾，因为沙伊洛夫不仅有着很深的反共意识，而且他的大半生军事和政治生涯几乎都是在动乱和铤而走险的境遇中度过的，具有很强的坚忍精神和应变能力，而这些正是马克南所需要的。

马克南对归化独立中队的苦心经营终于得到了报偿。当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的消息传到督训组时，在人心惶惶、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唯独沙伊洛夫的中队表现得格外镇静。他们一面向马克南发报请示，一面做好了充分的应变准备。当他们接到马克南的回电，便立刻遵照马克南的指示，毫不迟疑地把中队转移到天山深处。他们刚到深山，又接到马克南准备亲自来中队计议要事的电报，这对沙伊洛夫来说，多少有些意外，因为他深知马克南在新疆的交游甚广，在当前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能首先想到他的中队，这说明马克南对他们更加器重更加信赖了。为了报答马克南的深情厚意，他除了派出亲信到中途迎接马克南之外，还命令全体官兵整饬军容，清扫营地，筹办酒席，小小山村霎时灯火通明，炊烟缭绕，就像欢度佳节似的期待着马克南的光临。

当沙伊洛夫估计马克南即将到达山村的时候，又命令全体官兵集合在村边路口，准备举行一个夹道欢迎的仪式。既是仪式，总应该隆重一些，但眼下的条件有限，也只能量力而行了。尽管如此，沙伊洛夫还是挖空心思，把现有的几名号兵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小小的乐队，准备奏乐相迎；此外他还把比较年轻的几十名士兵组成了一个临时仪仗队，以便听候马克南的检阅。他还要求全体官兵军容整洁，精神抖擞，一改平时的懒散习气。他自己也特别整饰了一番，只见他头戴哥萨克平顶皮帽，身穿配有上校军衔的黄呢子大衣，腰挂战刀，足蹬长靴，胸前还挂了一大串好

几个时代的主人所赐予的勋章，使得这位年近花甲的帝俄军官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许多。

马克南一行人马很快出现在距山村不远的牧道上，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彼此都看得十分清晰。沙伊洛夫急忙命令号兵奏起接官号，随后便踏着号音的节奏，迈着庄严的步伐迎上前去。素来不讲礼仪的马克南，听着稀稀落落的号音，望着衣冠楚楚的沙伊洛夫以及站在村边路口的队列，不觉有些好笑。可是转念之间又觉得不该辜负了这位帝俄军官的盛意，便收敛了轻蔑的笑容，也变得庄重起来。特别是当沙伊洛夫走到他跟前，首先以一个职业军人的姿态向他敬礼，然后又以一个东正教徒的虔诚为他祈祷祝福的时候，他甚至感动得流下热泪，觉得站在他眼前的仿佛不仅是一位标准的职业军人，也是一位可敬的长辈。他不由一反往常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态，彬彬有礼地向沙伊洛夫表示感谢，随后又在沙伊洛夫的陪同下，真的像一位进行国事访问的外交使节似的检阅了仪仗队，最后又以流利的俄语向全体官兵问好致意。当执行官向队列发出解散的口令，他又走到士兵们中间，亲切地与他们握手言欢，并对几位年过 60 的老兵表示慰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这一连串的言谈举止，立刻得到全体官兵的赞赏和敬佩，尤其是那几位年过 60 的老兵，更是眉开眼笑，感激涕零，简直把这个外交使节看成了上帝派来的天使。

三

由于沙伊洛夫的盛情接待，马克南在小小山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第二天大清早，便按照预定的计划，率领着沙伊洛夫

和归化独立中队，向乌斯满的驻地出发了。

乌斯满虽然身为国民党阿山专员兼保安司令，但自1947年冬被三区民族军逐出阿山专区（今阿勒泰地区）以后，一直驻扎在迪化专区（今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吐鲁番地区）的奇台和孚远一带，他的专员公署实际是一个流亡政府，既无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无办事人员，除了他自己和身边少数亲信及警卫人员可以得到省方的供给之外，其他日常生活与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没什么两样。马克南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去处，除了美国当局的有关指示，还因为他与乌斯满交往甚密，深知此人和沙伊洛夫一样，也有着很深的反共意识，也是一个在动乱和铤而走险的境遇中走过来的人物，而且较之沙伊洛夫有着更大的号召力。因为他是在反抗盛世才的武装暴动中闻名于世的，一度投身于三区革命，被三区方面任命为三区革命政府委员兼阿山专员，一直被不少人誉为英雄。自他背叛三区、投靠国民党以来，其声望也曾受到非议，但马克南十分清楚，乌斯满对国民党并不百依百顺，尤其最近以来，他对国民党当局更是牢骚满腹，甚至公开指责国民党腐败无能。所有这些，马克南都视为非常有利于他当前的使命，也许通过此人，真的能在深山草原开辟出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蹊径。马克南想到这些，欣慰之情油然而生，随即请沙伊洛夫加快行军速度，力争尽快赶到乌斯满驻地。

这个中队的官兵们都有优异的骑术，战马也都膘肥体壮，沙伊洛夫一声号令，一匹匹战马立即奔驰起来，还不到中午，乌斯满的驻地已遥遥在望了。

这是奇台和孚远之间的一个叫乌麻善的地方，是一片群山环抱的草滩。草滩平坦宽阔，水草丰盛，一条小河横贯其间，小河两岸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毡房。在这毡房中间，有几顶特别高大洁

白的毡房，周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这就是乌斯满的住所。

马克南和归化中队进入草滩以后，首先惊动了部落的牧民，一个个跑出毡房张望着，当他们看清了原来是早已认识的归化中队时，就仿佛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似的，便又躲进毡房去了。

因为事先已有联系，不一会儿，马克南便看到乌斯满的几个亲信头目乘马迎上前来。因彼此都很熟悉，双方见面后寒暄了几句，便一同并马而行，直奔乌斯满的毡房。

当他们走近乌斯满的毡房，只见绘有彩色图画的两扇房门敞开了，首先走出来几名剽悍的卫士，肃立在房门两侧，乌斯满慢吞吞地走了出来。由于乌斯满身量过重而且左脚有一点残疾，他的步伐笨重而又吃力，但由于他身材魁梧，头戴盔形皮帽，身穿旧式皮大衣，腰间还扎了镶有银饰的皮带，再加上他那满腮的黑胡子和威严的仪表，依然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古代骑士走出宝帐似的。

马克南正要下马，十几只凶猛的猎犬不知从哪儿冲了出来，狂吠着冲到马克南跟前，随即把他团团围住，有的竟然叼住了马的尾巴，撕扯着横竖不肯放嘴，马克南一时惊慌得不知所措。乌斯满急忙命卫士们赶走猎犬，但猎犬又冲到归化中队跟前，整齐的队列一下子被冲击得混乱不堪了。卫士们又奔跑着驱散猎犬，这场由猎犬引起的波动才始告平息。

乌斯满带着深深的歉意走到已经下马的马克南跟前，说道：“尊敬的领事先生，实在对不起，叫您受惊了。”

马克南却用流利的哈萨克语说：“不不，我倒是很欣赏这些猎犬的勇猛，对人尚且如此，可见当它们见到猎物将是怎么的形状了。”

二人说着笑了起来，然后热烈地握手、拥抱、互相问候。之